

7.5
8



黄花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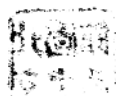
关登瀛 / 著
明天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一个下肢瘫痪的农村残疾少女，经过自强不息的奋斗，终于成为女企业家的长篇小说。

作品以饱含诗情的笔墨向人们叙述了残疾女学生王秀梅的动人故事。聪明美丽的王秀梅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不仅奇迹般地站立起来，而且创办了养鸭场和温泉疗养院，专为农村残疾儿童治疗、学习服务。

小说情节真切感人，故事催人泪下，读后给人鼓舞和启迪。



整个故事和我从事的教师的职业密不可分，同时又和我单纯、热情、肯于助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现在回想起来，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从我坐上马车走向生活的第一天起，就和身遭不幸的女中学生王秀梅相识了。就在那一天，我们坐了一天马车。谁想到，正是这一天，我由于说话不慎，刺伤了她的自尊心，使她的脾气发作起来，也就从这件事开始，我们却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一年，我们同班的十几名师范学院的毕业生，被分配到顺义县所属的公社中学里。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欢迎新教师的大会上，县教育局长把顺义描绘得如诗如画。他把顺义称作北京的乌克兰，把西阜的水稻称作顺义的明珠，把二十里长山，看作顺义的骄傲。他用大跃进以来一个个惊人的数字，点燃我们心头之火，使我们热血沸腾，脸上浮现着微笑，眼睛里闪着光辉。然而，在欢迎会的会场外，等待我们的却是公社的几十辆马车、牛车和几头脊背上驼着柳筐的毛

驴。

欢迎会一散，那些戴草帽的、光脑袋的和袒胸露怀的车把式们，便吆喝起来——

“龙湾屯中学在这里！”

“分到草寺中学的到这里来！”

“沿河的上车了；”

“龙王头的，龙王头的！”

他们站在车辕上望着从会场提着网兜、背着行李、扛着书箱出来的一群新教师喊着、叫着、吆喝着，真像集市上热闹的叫卖声。

这些刚从城里分配来的大学生，也在忙碌中奔跑着，寻找着，生怕找不到车，又怕上错了车。

不一会儿，鞭声、吆喝声、告别的欢叫声和牲口的嘶鸣声，响成一片，车把式们把一辆辆大车赶出了顺义县城。

和我同乘一辆马车的是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少女。在我找到车把式后把我的书箱和行李搬到车上的时候，她早已坐在车里了。她背靠车邦，双腿平伸着，腿上盖着花被单儿。她那苍白的脸颊和淡淡的眉毛下的一双乌黑的眼睛里，流露出奇异的神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流着汗水，急急忙忙往车上放东西的时候，她一动也不动地坐在车里，甚至也没有看

我一眼。我坐在了她的对面，她似乎什么也没看，什么也没想，老老实实的坐在车上。但她皮肤白嫩，五官端正，头发乌黑，梳着两只长辫，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自然美。

我本来想问问她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了？上几年级？她是车把式的什么人？但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大学毕业生，怎能开口就问这些事情呢？何况车把式正神情专注地摇着鞭杆儿催那匹老马快跑。在车把式的催赶下，我们坐的车一连超过了几辆大车，过了潮白河大桥，他仍在不停地摇动着鞭杆儿。

这时，在顺义通往平谷的林荫路的两边，展现出一片开阔的稻田，放眼望去，方圆足有一二十里。在碧绿的稻田的周围，是绿树环抱的村庄。地是碧绿的，天是碧蓝的，透明的天空里时有雄鹰飞翔。

大车走到丁字形路口，车把式把鞭一摇，马车离开那片稻田，向正南方向的一片青纱帐驶去。这时，石子路两边的田野里，玉米长得杆粗叶肥，挂着红缨。那一片片谷子，被足有一尺长的谷穗压弯了腰、垂下了头。附近的一个个密集小村中的座座瓦房，掩映在绿树丛中。

望着这诗画般的丰收景象，我对车把式说：

“怪不得人都说顺义是北京 的乌克兰，真是富

呀！”

车把式只是哼了一声，坐在车辕上木呆呆的，像个木头人。他很少说话，甚至像没有我似的，只顾赶他的路。我心想，他一定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从背后看，他的脊背驼了，像一张弓，头发短短的，脖子两边的青筋突起，皮肤被太阳晒得紫红紫红的。他穿着一件退了色而且补了又补的军装。

忽然，车把式摇起鞭，说了声：“坐好。”大车立刻颠簸起来，只听见车轮溅出的一道道泥水声。随着大车的颠簸，我网兜儿里的脸盆、书籍也被颠得响了起来。

大车辗过那段低洼不平的泥水路，车把式抽了那匹老马两鞭子，又飞快地向前奔驰。车把式也一改那木呆呆的状态，全身精神起来。

他摇着鞭杆儿，回头对我说：

“到了我们的地盘了。”

就在他回头的一刹那，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他那一双浓眉大眼，一张酱紫色的脸颊和下巴周围短粗的黑胡茬子。他的胸脯高高挺起，声音也变得宏亮。这和我从背后看到的他，简直判若两人。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的一只袖口是空的。我立刻发现，他是独臂人——一个残废人。

我想直接问他残疾的原因，却冒出这么一句：

“您怎么能赶车？”

他见我问得莫名其妙，回答说：

“我为什么就不能赶车？”

“我看你不是赶车的。”我对他说。

“我王福林干什么都行，什么都干过，不信你问问我女儿秀梅。”

我正要问坐在我眼前的少女，车把式对她说：“秀梅，这是咱黄花谷中学新来的老师呀，给老师说说：我是不是什么都干过？现在被撤职了，当车把式也正合我的心意。”说着，他哈哈大笑。

秀梅点点头。

“被撤职？您是队干部？为什么被撤的？”我不解地问。

他摇着鞭，叹了口气，像自言自语地说：

“早知道改变不了家乡面貌，我为何不进干休所，在那里有吃有喝！”

“您是残废军人？”我问。

“在朝鲜战场捡了一条命。”他回答。

“那为什么撤您？”我催他讲。

他望了望眼前的二十里长山，望了望山坡下那矮小的庄稼，对我说：

“这里也是顺义县的土地，靠水吃水，靠山吃山，今年又是大旱，我当大队长的不带领父老乡亲上山采石以副养农，到秋后张着手要国家的救济粮？我伸不出那个手！我为了什么？山上的大理石一车能卖二百块，二百块能买一车粮呀，爬山的大鲤鱼是有名的，二十里长山的温泉水处处是呀。老师，您是大学生，您评评这个理，找温泉要下本，可我带领社员上山打石头能算弃农吗？我领着社员上山，天天让秀梅往山上送饭，女儿让山上滚下的石头撞伤了身子，我把她抱回家，把她扔到家里就又要去抡锤打炮眼，为的是什么呢？……”

“爸，您别说了。”坐在车上的秀梅阻止道。

王福林像没听到似地继续说下去：“结果，有人告了我，说王福林带头搞资本主义，就这样把我撤了。唉，撤了好，我倒可以带我女儿治病去了。女儿聪明、伶俐，会唱会跳，就是从小跟着我受穷。不过我也看透了。我什么也不怕，搞社会主义可不是让大家越干越穷的，让大家大汗白流地干一年，家家户户还向队里交钱，这是越搞越好吗？”

“爸，还说？”秀梅又一次阻止说。

车把式望了望秀梅，怜悯地说：“这是张浩老师，病好了上学有不会的问张老师呀！”

大车沿着二十里长山继续向东南方向飞驰着。车把式告诉我，过了户耳山，就是黄花谷村。

想不到，我走向生活的第一天，却是在马车上度过的，也从未想到过我大学毕业后新生活开始的第一站，竟在顺义县最偏僻、最贫瘠、最简陋的黄花谷中学开始。但我的新生活毕竟开始了。这第一天，是清晨的朝霞、金色的太阳以它光芒四射的绚丽迎接了我。它把顺义县的田野、村庄、远山、近岭照射得极为清晰，使远山、近水和顺义真实的面容，丝毫不加掩饰地展现在我眼前。清晨，顺义的田野是凉爽的；中午，顺义的田园铺满了迷人的绿荫；傍晚的时候，我看到晚霞给二十里长山的大大小小的山头镀上了一层金辉，使这条二十里长龙闪耀着金光，像跃跃欲试地将在西天灿烂的云霞中腾飞。这种神秘的色彩，使二十里长山怀抱中的小村、树林、峡谷无不活跃起来。树林里，是鸟儿的齐鸣；山坡上，牛羊下了山，走过村前的荷塘；小路上，是荷锄者的说笑声。在我的眼睛里，一切陌生的东西都是新鲜的，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充满了生命，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充满了魅力。

大车进了黄花谷，那石头的墙壁，石头的院墙，石板搭成的屋顶，石头垒成的碾台，一一展现在我眼前。福林下了车，快步摇着鞭杆儿，吆喝着牲口。坐

在大车里的秀梅，脸上浮现出微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容。

“秀梅，上几年级了？”我问。

“初一……应当上初二了，可是……”说着，她脸上的笑容失去了。

不用问，她因病耽误了几个月，没能升入初二……

坐了一天马车，认识了独臂残废复员军人王福林和从顺义县医院看病回来的王秀梅。我本来可以平安到达我人生的新一站了。谁想到，由于说话不慎，却闯下了祸。

事情是这样的，大车走到村口，福林甩了两个响鞭，喝住了牲口，叫了声：“秀红。”这时，有母女二人从大道西边的一排房子里走出来。他们穿过门前的小园，打开用荆条编成的栅栏，来到大车旁。

秀梅像见亲人一样叫了一声：“红妹。”秀红扑过来拉住了秀梅的手。她又叫了一声：“婶。”那位眉目清秀的中年妇女立刻走上前来，一边答应着一边说：“可回来了。”然后伸手把秀梅的书包和一个小包从车上拿下来，交给了秀红。

我对秀梅说：“下车吧，好好养病，病好了上学。”

秀梅见我让她下车，仍是一动不动，望了我一眼之后，又把眼睛转向福林。这时那位中年妇女已把盖在秀梅腿上的被单儿揭开，叠好，夹在臂间，秀梅的两条腿仍在平伸着。我把手伸过去，想拉她站起来下车，她却不自然地把手缩了缩，显然她的两条腿不能动了。

福林走近她，正要背她下车的时候，我轻声问：“病人的病很重呀？”福林向我点了点头。

我是个极没有生活经验的人，看到病人的病情，就不应当再刨根问底儿，而我却又极为冒失地问了一句：“是瘸了还是瘫了？”全然忘记自己已经是一名教师了。

我的这句话被敏感的秀梅听到了，突然间，她那背靠车帮微向前倾的上身猛地向后一仰，仿佛要躲闪我猛然间给她的一击，并从内心深处涌上一股热血，直冲到她那苍白的脸颊。刚才在晚霞中微笑着的嘴唇，顿时变得严肃并紧紧地抿着，只有她那一双恐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像是给我有力的一击。紧接着她痉挛的身子猛地一震，然后用双手撑起前身，试图挣扎着站起来。但无论她怎样用力，两腿仍像木棍一样死死地横在那里。她并不罢休，似向命运挑战一样，突然双手抓住身后的车帮，猛地扭动一下身子，

整个身子急剧地颤抖。就在全身颤抖的那一刹那，突然爆发出一阵抽泣，像是用尽最后力气的叫喊。幸好福林和秀红妈把她抱住。好言相劝，竭力安慰着这位浑身哆嗦的姑娘。而她却痛苦不已，哭得更凶。她不依不饶地一阵阵发作，来势很猛，像一个个激浪扑打着我的心，使我整个身心透不过一口气来。

我呆若木鸡，惊慌失措，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我像犯了重大错误似的，走向秀梅，嗫嚅着对她说：“真对不起，请原谅吧。”福林和秀红妈只顾安慰仍在抽泣的秀梅了，看都没看我一眼。我暗暗责备自己：天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我满怀信心走向生活的第一天竟闯了祸，在不知不觉中干了一件蠢事。

当福林把秀梅背到家去，秀红妈跟着进去以后，大车边只剩下我和秀红了。秀红显然是留下来看管大车的。她站在我身边，目光是那么严厉。为了取得她的谅解，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解释了一下。谁想到，没等我说完，她就厉声斥责道：

“你是发疯了还是怎么了？难道你们一起坐了一天车还不知道？你没看见？她……”

“没有，没……”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了解，我刚分配到黄花谷中学，我是

来报到的。”

“你要把她气出个好歹，看我跟你算账不！”她对我厉声厉色，“你还算老师？你还想教中学生？你要这样，保准让你在这里呆不下去。”

她说完，冲我一甩手，转身从我身边走去。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恐惧地说：“我说了错话，却没有恶意，请你务必代我向她道歉。我深知残废人的痛苦，怎么能去伤害一个可怜的姑娘呢？”

秀红挣脱了我的手臂，含着怒气，对从小园的栅栏里走出来的福林不知说了句什么，便跑向小园里。

我心想，我干的这桩蠢事，到不了明天，就会人人皆知的。讽刺、挖苦、讥笑定会从四面八方传到学校。想到这里，我心里突然一惊。

我望着摇着鞭杆儿的车把式，他已是满面愁容。我知道，我干了一件蠢事，怎么后悔也无法挽回了。

二

现在事隔多年，心情早已平静，回想起这成为一连串不幸故事开端的简单事件，实在是一种没有恶意而造成的错误，即使最聪明、最有礼貌的人，也难免出现这样的过失，但当时我是多么惊慌呀，我像闯了大祸，觉得仿佛是用鞭子抽打了一个在心灵上需要给予力量和支持的孩子。其实当时我稍微注意一下说话的方式，并给予应有的同情，这一切过失就不会出现。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刺伤了她的自尊心，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直到现在，每逢想到这件事，我总有些后怕，万一那位女孩子受到刺激出了什么事，这个责任我负得了吗？试想，一个遭到不幸的女孩子，一旦失去治病的信心，落下终生的残疾，那将给她带来多大不幸，说不定她将会恨我一辈子。而恨我一辈子的岂止是她？当这个消息像风一样在众人的嘴里传开的时候，当一批批学生在课堂听我讲课的间隙交相传开的时候，我这位站在讲台上给他们讲授知识的教师，将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我是在祖国温暖的怀抱

里长大的，顺利的读完中学、大学，对生活充满了理想，自尊心和自信心从未受到过挫伤，也从未听到过讽刺讥笑。如果有人开始对我讽刺讥笑，把我的事情东传西传，我是绝对不会忍受这一切的。

当时，车把式王福林是怎样把我送到学校的，满脸皱纹的老校长和学校的老师是怎样把我的书箱、行李从车上搬下来，放到给我打扫干净的单人宿舍的，我已记不清楚了，甚至那天晚上为迎接我，准备的一桌极其丰盛的饭菜，味道我都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老师们对县教育局能够给顺义最偏僻的小山村分配来大学毕业生感到分外高兴，对我这个坐了一天马车终于到最缺少大学毕业生的中学来报到而表现得特别热情。这种热情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有几个农村青年打扮的教师在欢迎我时，开诚布公地提出来要跟我学习，要我在教学业务上给他们以指导。他们中有的自称只有初中文化或是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现在担任初中课程实在是赶着鸭子上架。老校长也告诉我学生的质量低，学校的校舍简陋，没有成套的教学仪器。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县教育局连县城周围的几所中学都顾不上，更谈不上顾咱们这些中学了。他还告诉我，这个学校留不住人，由于种种原因，从前来的几个大学生，听说被分到这里，连报到都不来。

这里确实艰苦，甚至每学期开学一个多月才能把新书拉来。“把教育搞上去”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可真要搞好需克服多少困难呀。他绝对不知道当时我的心里在想些什么，更不知道我凭着满怀热情来报到的新教师在报到之前却已经因不慎而闯了祸，可能成为将被学校教师争相传播的新闻人物。他认真而又啰嗦地说个没完，直到把我教什么课程，老师上课应遵守什么规定全告诉了我，才离开了我的宿舍。

送走了老校长，我胡乱地收拾了一下东西，打开了行李，把被子铺在炕上，便倒在了上面。我只觉得心烦意乱、头脑发胀、四肢无力。我极力想使心情平静下来，可怎么也静不下来。我竭力去想明天怎么办？光怪陆离、种种奇思怪想不时的涌上我的脑际。几次在朦胧中睡去，接着又一次次被惊醒。我的过失一次次出现在眼前，从未有过的懊悔笼罩着我的心。即使在朦胧的睡梦中，只要一睁开眼睛，便看见秀梅那愤怒的面孔，那失去血色的紧闭着的嘴唇，那死命的扒住车帮的手和那全身颤抖着挺立起来的样子。尤其是斥责我的那位美丽的女学生，也走进我的梦里来了，她是在梦里当着许多同学斥责我，话语更为尖刻，样子更为凶狠，我越想越觉得可怕，越觉得可怕越好像有人冲进我的房间。开始是模糊不清的一个个

黑大汉，最后进来的是车把式王福林。他说他女儿背过气去了，至今仍像死人一样躺在炕上。如果他女儿出现意外，一切损失有我负责。我立刻从梦中醒来，出了一身冷汗、心跳个不停。就这样，我几乎折腾了一夜，好不容易盼到大天亮。

我睁开眼睛，看到房子是一间像草棚一样的教师宿舍。它低矮而温暖。这排房子是用石头垒成的，房的边角砌着青砖，房子里用石灰抹得粉白，土坯炕上铺了一层薄薄的草垫子。夜晚微微吹来凉爽的风，伴着校园里树叶沙沙的响声；清晨，吹来田野里豆麦的芬香和鸟儿在树叶上的啼啭。

我走出宿舍，听到和我的房间并排的宿舍里发出的鼾声，咬牙声，和吧嗒嘴巴的声音，老师们还在熟睡。

沿着校园的林荫路，我在校园里徘徊。校园里那一排灰砖青瓦的教室，那二百米跑道内的小足球场外的双杠、单杠、吊环、跳高跳远的沙坑，确实吸引了我。我从教室玻璃窗外望了望每个教室，只见教室里的黑板发出亮光，桌椅板凳整齐地排列着，教室的地面也打扫得极为干净。我走出校园门口，黄花谷绿色葱笼，真像二十里长山脚下的一块绿色的碧玉。这所中学在村子的南边，与村子中间只隔一条石子路。潮白河从二十里长山的山谷里流过来，在村东的木桥边